史通訓故

史通訓故卷之三

表暦第七

盖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暦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

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
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
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
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
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爲銓擇、强加引進、則列
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
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
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
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
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

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它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籍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截何斷而爲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一作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群篇、其要爲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校四字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爲議郎出爲六安
丞著新論
前漢書注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
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詩維鵲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詩頍弁蔦與女蘿施于松栢
南史徐廣傳時有高平郄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
示何法盛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
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頼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
爲恵紹不與書成在齋内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
直入竊書紹歸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北史崔鴻字彦鸞清河人鴻弱冠有著述志見晉
魏諸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乃以劉元海慕容儁
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
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各
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因其舊記
時有增損褒貶焉
呉志韋昭作洞紀自庖羲至秦漢凡三卷
梁書陶洪景秣陵人齊高帝引爲諸王侍讀永明
十年辭祿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著帝代年歷

書志第八

幷序　天文志　藝文志
五行志　雜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

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胷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虚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畧陳其義列於下云、

已上書志序　校二字

天文志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擁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隷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

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録、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校五字

春秋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灶言于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若火作則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

前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事梁人焦延壽延壽之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後漢書李郃字孟節南鄭人善河圖風星和帝時分遣使者微服觀風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郃指星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淮南子道應訓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子韋曰心宋之分野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于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死爲人后而殺其民誰以爲君子韋曰天處高而听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熒惑必徙三舍君延
年二十一矣候之果徙三舍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以平吳功封廣武公初
華舍及監省數有恠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
位華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及趙王倫謀廢
賈后使司馬雅告華華距之遂被害
世說頴川陳太丘詣荀朗陵元方將車季方持杖
後從長文尚小載着車中既至叔慈應門慈明行
酒文若亦小坐着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異
苑云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晉陽秋謝敷字慶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少微
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譙國戴逵名重
于數人或憂之俄而敷死
晉書袁山松陽夏人喬之孫也歷吳郡太守少有
才名著後漢書

藝文志

伏羲巳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巳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巳録、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飮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盖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巳、文字既小、披閲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録、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

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録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　校二字

文獻通考周髀一卷天文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勾股爲術故曰周髀

隋書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至荀勗因中經分爲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古今子家及兵家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讃汲冢書梁普通中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録一曰經典録二曰記傳録三曰子兵録四曰文集録五曰伎術録六曰佛録七曰道録

北史宋隱傳道輿孫孝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録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成三十卷

五行志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壞、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京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

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拆、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蝝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畧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録、況彼春

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
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畧蓋亦多矣而漢代儒
者雜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
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
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
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

房易傳以爲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定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行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甍後世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覇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

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　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大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大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於亳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　董仲舒以爲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將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

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　春秋僖公三十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日嗣君微失柄來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

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未出、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胷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強草、鶖著素一作青色、負蠜匪中國之虫、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蜚負蠜也、劉向以為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是時嚴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鸜鵒為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一十三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為夷狄之禽、按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

一桩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恒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蜮生南越劉歆以爲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絶河漢兼以古書從畧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

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友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禆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鵝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有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言受嗤千

載也　校二十五字

淮南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
鬬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

王子年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
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春秋左傳成公五年晉梁山崩召伯宗伯宗辟重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宋書武帝征盧循至左里將戰所執麾竿折旛沉
于水衆懼帝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茲
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大敗之

晉書西凉張重華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等侵寇
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擊之師出振武夜二梟
鳴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克敵之兆也進戰
大破之

前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誼既以
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
為賦以自廣

前漢書五行志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鄭客奉璧即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前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柳樹斷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將膺大位之徵

前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設祭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以爲丁傅用事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前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黄雀巢其巔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黄象黄雀巢其巔也

宋書高祖以永初元年庚申受禪至順帝昇明三年己未禪于齊凡六十年

通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宋齊語録十卷孔思尚撰

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星孛于大辰裨灶曰宋衛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已而四國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灶焉知天道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曰魯衞惡之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吳志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

後漢書單颺字武宣山陽人初熹平末黃龍見譙橋玄問颺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黃龍復見其冬魏受禪

晉書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永嘉中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蒼為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言乎尋有劉石之亂

雜志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千何不録、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腑、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

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
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
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
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
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
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
而今有雖遍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権而論之皆未得
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
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

土堦單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

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

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一作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盖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録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庻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校十一字）

風俗通周秦常以歳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藏秘室

西京雜記揚子雲以爾雅孔子門人游夏之傳所
記以解釋六藝者又張揖云昔在周公著爾雅一
篇以釋其義
前漢書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
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前漢書成帝令劉向校經傳諸子向卒向子奉車
都尉歆卒父業于是總羣書奏爲七畧有集畧六
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伎畧
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
亭侯裴松之以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
疑此封爲不然
前漢書郊祀志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越巫勇
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
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吳錄諸葛亮覩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頭虎
踞帝王之宅也
三輔舊事始皇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
中可受十萬人
前漢書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

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令
後世無以加也
帝王世紀漢都長安東觀漢記光武中興都洛陽
晉書晉都洛陽東晉都建業魏書元魏據有中原
初都代孝文帝徙都洛陽北齊書高洋以鄴爲上
都晉陽爲下都隋書高祖都長安煬帝遷洛陽于
故周之王城南對伊闕即今東都城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
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
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山海經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
前漢書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
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
人市于是天子令吳越人十餘輩出西南夷求之
前漢書建元六年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陽令
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
道西北牂柯江出番禺城下蒙問蜀賈人多持竊
出市夜郎夜郎即臨牂柯江足以行船南粵蒙乃
上書通夜郎道

前漢書大宛有善馬天子聞之甘心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大宛不肯予漢于是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往擊之大宛恐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

前漢書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又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于漢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皡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史記注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記也録黄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

十五篇

離騷序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昭景屈原序

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晉書元帝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

太興元年即位是爲東晉

魏書孝文以平城高寒而洛陽爲土中欲徙都恐

臣下不從乃議大舉南伐齊至洛命營宅遂定都

通志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

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皆因之

沈約宋書符瑞志三卷

魏收魏書釋老志第二十

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永明九年魏使將少游至

崔元祖曰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模寫宮

掖未可令反上不從果圖畫而歸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録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諜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録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

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校三字

文獻通考洛陽伽藍記元魏羊衒之撰陳氏曰衒之以爾朱之亂城郭丘墟追述斯記

後漢書趙岐字邠卿長陵人歷官太常著三輔決錄

晉書摯虞字仲治長安人歷官太常卿以漢末喪亂譜傳多失乃撰族姓昭穆記十卷

晉書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歷官御史中丞著陽羨土風記

南史陸澄字彥深吳郡人隆昌中歷官散騎常侍聚百六十家之說編而爲部謂之地里書後任昉又增澄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

隋書經籍志宋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百家集

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通考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

門人太康盧　申校

丙子中秋第四日泊舟燕子磯偶閱同舟長洲王子與公同邑錢叔乙善仲昭至寻買以觀蘇米墨君石見屋窗對讀書語名勝痛飲至二鳴濤聲澎湃月色[illegible][illegible]

史通訓故卷之三終

史通訓故卷之四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旣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搉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

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狥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弈弈、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

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彦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邑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賛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

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
之作多録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
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
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
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
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
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畧不同且欲
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
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閲蔚宗後書實同班
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絶失次而後

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 李百藥）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槩一言以救之

校二十一字

北史劉昞字延明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延明以三史文煩著畧記百三十篇

晉書皇甫謐號玄晏先生葛洪號抱朴子

南史臧榮緒東莞莒人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就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歷官衡陽太守著魏晉陽秋四十七卷

宋書謝靈運陽夏人襲封康樂公入宋拜秘書監著晉書三十六卷

陳書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歷官侍中氣局深遠爲一代文宗

周書庾信字子山新野人梁元帝除爲中丞入周歷開府儀同三司

前漢書石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洗沭歸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洒

前漢書楊王孫孝武時人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返吾真死則以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祁侯以書諫之不聽

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貞觀六年拜中書舍人

前漢書賈誼贊賈生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疎矣

後漢書隗囂字季孟成紀人聞王莽敗乃起兵公孫述以囂爲寧朔王爲漢所困病死論云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三國志諸葛傳評諸葛亮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

魏書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歷官大都督以驕橫爲莊帝所誅贊云向使榮無奸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乎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逮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弃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

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耻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准、昔夫子脩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辯、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

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遽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唐朝晉書例云、凡天

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畧矣　校七字

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

前漢書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强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爲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後漢書班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秦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
前漢書揚雄以時方丁傅董賢用事諸附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人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前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景帝時爲弘農都尉著七發文心雕龍七發者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
歸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張衡著七辨
南史檀道鸞字萬安高平金鄉人位國子博士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晉書孝武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廟號烈宗
齊書高愼字仲容渤海蓨人歷位大將軍
齊書斛律光字明月勅勒部人金之子也仕齊歷官左丞相爲祖珽等譖誅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一人先成引酒且飲之曰吾能
爲之足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illegible]

[illegible]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畧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榷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爲最也、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按呂陸二氏、呂不韋陸賈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

繫時月此乃手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
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牓之以略考名
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
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
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
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
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
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
爲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爲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
興易志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

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爲
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群賊
附列魏志旣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
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
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
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
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
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
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
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

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鄰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睿、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凉州牧張寔、私署凉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僞寧朔王隗囂、

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兹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校十七字

孔安國書序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

周書劉璠字寶義沛人初爲宜豐侯蕭脩主簿入周歷官黃門侍郎著梁典三十卷未及刊定而卒子祥勒成一家行于世

陳書姚察吳興人陳永定中歷官吏部尚書入隋著梁畧

後漢書董卓字仲頴臨洮人歷官前將軍爲王允所誅

後漢書袁紹字本初汝陽人董卓時拜渤海太守

起兵誅卓尋兼典幷青幽四州爲魏武所敗病死
後漢書王莽時南方饑饉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
王鳳爲平理爭訟衆共推爲渠帥于是亡命馬武
等共往從之攻離鄉聚藏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
疾疫起乃散去王成等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馬
武及其黨朱鮪張卬等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
陳牧廖湛亦聚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晉書元帝諱睿琅邪王覲之子愍帝崩即位建康
廟號中宗
宋書劉裕字德裕彭城人受晉禪廟號高祖
晉書張寔字安遜軌之子軌卒凉州人推寔攝位
進凉州牧封西平公
晉書李暠字玄盛成紀人隆安中衆推爲凉公卒
國人謚曰武昭王
後漢書張步字文公琅邪人漢兵起亦聚衆自號
五威將軍降世祖封安丘侯後復逃欲入海被誅
蜀志劉璋字季玉焉之子襲焉位爲蜀益州牧寬
柔無威昭烈襲之遷璋于公安
後漢書袁術字公路司空逢之子董卓時爲後將
軍後僭號自稱仲家爲魏武所困憤恚死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

留漢目、表志所録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不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蹐駮、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豕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秉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盖惟二袁劉呂而已、至進鴆行弑、燃臍就戮、揔關王室、不涉覇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甇、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

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王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

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宗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脩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

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騈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校八字

春秋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魏志劉表字景升高平人歷官荊州牧魏武與袁

紹相持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
魏武建安十三年魏武征表未至表病死

魏志呂布布字奉先九原人封溫侯建安三年魏武
困布于下邳獲布殺之

後漢書董卓將兵入京廢少帝爲弘農王遷何太
后于永安宮遂以弒崩聞東方兵起卓乃鴆殺弘
農王徙都長安後爲王允等所誅尸于市天時始
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
明達曙如是積日

史記趙高者諸趙疏屬也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後爲
子嬰所誅

魏志臧洪洪字子源廣陵人初爲張超功曹袁紹以
洪領青州刺史魏武破張超于雍丘洪向紹請兵
不聽由是怨之與紹絕紹執而殺之

魏志陶謙謙字恭祖丹陽人任徐州刺史曹操父嵩
避難琅邪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
之興平中操擊謙謙欲走丹陽會病死

魏志劉虞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任幽州牧爲公孫瓚
所執殺之

魏志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靈帝時拜降虜校尉後爲袁紹所敗自焚死

史記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灞上使人約降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

吳志孫策字伯符魏武表爲討逆將軍封吳侯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晉書載記前秦苻洪洪臨渭氏也後秦姚弋仲弋仲羌也宋書有索虜傳謂拓跋魏也

魏書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改元太平真君

晉書元帝崩明帝嗣位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

載記前趙劉元海後趙石勒凉張軌蜀李特

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帝有畜狗曰槃瓠銜人頭造闕下診之則吳將軍也帝不得已以女配之槃瓠得女負入南山生六男六女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魏志高句麗者出于夫餘自言先祖朱蒙其俗言

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欲殺之朱蒙避難道遇大水得魚鼈成橋以濟遂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麗以高為氏

魏書吐谷渾遼東鮮卑也初奕洛韓二子長曰吐谷渾嫡曰若洛廆為二部馬鬭相傷廆怒渾曰鬭在于馬乃怒及人耶乖別甚易去汝萬里遂擁馬西行西附陰山

文選陸機文賦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用使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一作覩）其事跡尤異者、則

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

姑、分爲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

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

但交封漢始地啟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

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

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

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

債、尚曰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

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

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没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

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
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
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
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窋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
後來所脩理當刊革者也蓋逐兎爭捷瞻烏靡定群
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僞有別陳勝項
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
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
僞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鶡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春
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

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
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
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
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
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爲梁王所立、恭
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
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
道、播之千載、未爲格言、
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
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

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顔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盖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黄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荀或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毁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畧具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校入字

前漢書霍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光歷大將軍封博陸侯去病封冠軍侯

前漢書孝宣王皇后奉光女召入宮稍進爲婕妤宣帝以許太子早失母乃立婕妤爲后封父奉光爲邛成侯太子立爲元帝元帝后成帝母亦王氏故號太后爲邛成太后事具外戚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生成帝邛成太后之婦也自有傳

前漢書劉交以高祖六年封爲楚王謚元元王子富封休侯楚王戊反富失侯後聞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富子辟彊辟彊子德德子向向子歆

帝王世紀赧王名誕雖居天子之位與家人無異負債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逃債臺

前漢書平帝崩王莽立廣戚侯子嬰年二歲太保舜等請莽稱攝以重其權太后許之明年改元曰居攝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地皇四年平林人陳牧等與光武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等號聖公爲更始將軍二月立爲天子建元更始以光武爲太常偏將軍立三年爲赤眉所殺

後漢書建武元年諸將上尊號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六月巳未光武即皇帝位改鄗爲高邑是年十二月赤眉殺更始

春秋左傳文公二年八月有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注僖嘗爲閔臣今居上故曰逆

祀
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王莽時爲導江卒
正居臨卬更始兵起自立爲蜀王後爲吳漢等所
滅
蜀志劉焉字君郎竟陵人侍中董扶謂焉曰京師
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會幷梁皆殺刺史焉謀
得爲監軍領益州牧焉卒子璋襲位爲昭烈所襲
春秋起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
襄公昭公定公終哀公
史記胡亥始皇之少子也始皇崩趙高矯詔立之
爲閻樂所弒子嬰立子嬰二世之兄子也立四十
六日而降于沛公
前漢書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典喪即位
二十七日行淫亂乃廢之
齊書廢帝欝林王諱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
也武帝崩以皇太孫即位隆昌中爲西昌侯蕭鸞
所廢封爲欝林王
齊書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即
位改元永元蕭衍等廢之封爲東昏侯立和帝改
永元三年爲中興

北史煬帝大業十三年唐公入京師遥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皇帝改元義寧

前漢書公孫弘傳贊漢興六十餘載群士慕異人並出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孝宣招選茂異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書韋玄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永光四年與御史大夫鄭弘等定宗廟迭毀之議

前漢書第六十四卷匈奴至六十六卷西域第六十七卷外戚史記第三卷老莊申韓

魏志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歷官尚書令以魏武九錫事異議以憂薨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董卓敗詡勸李傕郭汜西攻長安後歸魏歷官大尉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云云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脩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脩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

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

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明梁簡文兄弟兼爲孝元帝也齊武成昆季兼言宣孝昭也斯其或承家之辟王或亡國之庸王不謚靈繆爲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

之義杜渝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携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録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准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

楚弑有夾敖之王、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列成篇題、音第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脩墳墓、乃

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刋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没、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王、則謂昭烈爲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其編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帝至於論中）

語則呼爲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爲曹丕夫以淫亂之臣揔一作忽隱其諱、淫謂董賢亂謂隗囂正朔之后、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作、班固哀紀贊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用捨之道其例無恒、近代爲史通多此失、上才猶其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校四十字

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七年秦昭王自立爲西帝齊湣王立爲東帝已而復爲王

春秋提要五霸齊桓公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宋襄公晉文公僖公二十八年戰城濮秦穆公文公三年伐晉楚莊王宣公十一年盟辰陵

南史忠烈世子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撰三十國春秋行于世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

故曰予公卑把把不共也
魏志曹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曹丕謚文皇帝
廟號高祖曹叡謚明皇帝廟號烈祖
晉書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在位二年崩無
廟號穆帝諱聃字彭祖康帝子也年十九崩廟號
孝宗
宋書明帝劉彧字景休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
廟號太宗
齊書蕭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小字玄度
廢海陵而自立廟號高宗
梁書簡文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
薨立為太子嗣位之後侯景制命期年遇弒廟號
太宗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侯景反遣王
僧辯討誅之即位于江陵西魏見伐兵敗出降為
梁王詧所害廟號世祖
北齊書文宣帝高洋歡第二子受魏禪立四年崩
廟號顯祖孝昭帝高演神武第六子文宣之母弟
也立二年崩無廟號武成帝高湛神武第九子也
立四年禪于太子緯廟號世祖
史記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後追尊曰太王

古公卒季歷立後追尊曰王季
晉書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爲相國武帝受禪追尊宣皇帝廟號高祖子師字子元追尊景皇帝廟號世宗昭字子上景帝母弟也追尊文皇帝廟號太祖
後漢書袁術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章懷太子注云當塗高者魏也
後漢書袁紹檄州郡文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丐携養因贓假位
魏書太祖道武皇帝諱珪以天興元年即帝位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至昭成帝什翼犍凡二十七君
史記厲王出居于彘也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春秋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葬于郟謂之郟敖楚人謂未成君者爲敖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爲南海龍川令南海尉任囂病且死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秦滅乃自立爲南越武王

史記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
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
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後從高祖定天下封淮南
王

後漢書靈帝中平元年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黄
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着黄巾同日反叛

後漢書樊崇等衆既寖盛聞王莽遣太師王匡等
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號
曰赤眉

前漢書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孝文時
積功勞至太中大夫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子甲
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于
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
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沈約宋書二凶傳太子劭與始興王濬弑文帝事
也又索虜傳索頭虜者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
後也謂元魏事

魏書出帝諱脩廣平王懷之第三子廢帝請遜大
位高歡乃迎脩立之後西奔爲西魏又謂晉司馬
叡傳島夷桓玄傳島夷劉裕傳